

理论探讨

试论《内经》对中医口腔学的奠基作用

北京中医学院东直门医院 李振吉 赵丽娟 高荫平 黄颐玉 题兆魁 陈 颖

《内经》创立了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,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基础。其中有很多有关口腔方面的论述,不仅在研究中医口腔发展史方面,而且在指导临床工作方面,都有现实意义。

一、对口腔生理方面的认识

《内经》认为口腔是整个机体的组成部分,是人体与外界联系的孔窍,为摄纳饮食的门户,并在语言发音方面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。人体的五脏六腑与口腔关系密切,各经络也在口腔循行交会。例如: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有“心主舌……在窍为舌。”《灵枢·经脉》篇:“手少阴之别……系舌本”。明确指出了舌与心的生理联系。心的功能活动正常,表现为舌色红润,转动灵活,味觉灵敏,正如《灵枢·脉度》篇所说的:“心气通于舌,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。”足厥阴肝经络舌本,其分支从目系分出下行颊里,环绕口唇。《灵枢·经脉》篇说:“厥阴者,肝脉也,肝者,筋之合也,筋者聚于阴器,而脉络于舌本也。”说明肝经与口腔之间有直接的经络联系。关于口腔与脾的关系,《灵枢·经脉》篇说:“脾足太阴之脉……连舌本,散舌下。”《素问·五脏生成》篇对脾与唇的关系作了论述:“脾之合肉也,其荣唇也。”认为脾气健旺,则口唇红润。《灵枢·脉度》篇也有:“脾气通于口,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。”指出了正常的味觉有赖于脾的功能健旺。脾与胃相表里,胃与两颊、口唇、牙齿之间通过经络直接联系。在《灵枢·经脉》篇中记载如下:“胃足阳明之脉……入上齿中,还出颊口。环唇,下交承浆,却循颐后下廉,出大迎,循颊车。”口腔与肾的联系,《灵枢·经脉》篇中载有:“肾足

少阴之脉……其直者……挟舌本。”口腔与大肠的联系,本篇有“大肠手阳明之脉……贯颊,入下齿中,还出挟口。”此外本篇还记载了口腔与小肠、三焦、胆、任脉之间的联系。

《内经》中的这些论述,全面地阐述了口腔器官作为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,与整体不可分割的联系。分析了口、齿、唇、舌、面各个部分与相应的脏腑之间具有的对应关系。为后世治疗口腔疾病中的脏腑辨证、经络辨证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在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篇中,载有“女子七岁,肾气盛,齿更发长……三七,肾气平均,故其牙生而长极……丈夫八岁,肾气实,发长齿更。三八肾气平均,筋骨劲强,故其牙生而长极……五八,肾气衰,发堕齿槁……八八,则齿发去。”这段关于牙齿替换生理方面的论述,提出了牙齿交换时期是女子七岁,男子八岁。智齿萌出时期是女子21岁,男子24岁。这和近代的统计极为相似。还明确指出了牙齿的生长发育、生理功能与肾气的“盛”、“实”、“平均”、“肾气衰”有着必然的联系。肾为人体先天之本,藏先天之精,主骨生髓。牙齿为骨骼的一部分,称为“骨之余”,需要骨髓的充养,肾精骨髓充盛,则牙齿坚固齐全,不易摇脱,肾精不足,则齿槁、疏松、松动、脱落。这是近代用补肾法治疗牙周病的理论根据。

二、对口腔疾病的认识

口腔器官与脏腑经络之间既然在生理上互相依靠,病理上就必然相互影响。脏腑功能失调,气血盛衰,反应在口腔器官的病变,可以通过这些病变,判断失调的脏腑,以达到治疗

的目的。

1. 齿病:《素问》《灵枢》均提到了龋齿的病名。认为龋齿的病因多属阳明热盛所致。如《灵枢·经脉》篇说:“手阳明之别,名曰偏历……上曲颊偏齿……实则龋聋,虚则齿寒痹隔……取之所别也。”这里明确提出邪实是龋齿的病因,正虚是齿怕冷的病因。故在治疗时,应取本经别出的络穴偏历。《素问·缪刺论》也记载:“齿龋,刺手阳明,不已,刺其脉入齿中,立已。”着重说明既然龋齿病因是阳明热盛,那么当龋齿痛时,可以针刺手阳明经的商阳等穴,如果不愈,再针刺通向齿中的足阳明胃经的穴位。在同一篇中,还有“邪客于足阳明之络,令人……上齿寒,刺足大指次指爪甲上,与肉交者各一病,左刺右,右刺左。”文中所谓的上齿寒,即上牙的冷刺激痛,可以取厉兑穴治疗。

牙痛是口腔科最常见的症状之一,据现代医学研究,能引起牙痛的口腔病不下二十种。由于足阳明胃经入上齿中,手阳明大肠经入下齿中,所以,《内经》中将牙痛的病因归咎于阳明经热盛上扰。《灵枢·杂病》篇说:“诊龋齿痛,按其阳之来,有过者独热,在左左热,在右右热,在上上热,在下下热。”告诉我们在诊察龋齿痛时,按压阳明之脉,有病变的部位必单独发热。病在左侧的,左边阳明脉热,其他依次类推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说:“少阴在泉,热淫所胜……民病……齿痛咽肿。”意思也是说少阴在泉之年,热气乘于阳明,会出现齿痛咽肿。

关于牙痛的治疗,《灵枢》中提出应辨证论治。《灵枢·杂病》篇说:“齿痛不恶清饮,取足阳明,恶清饮,取手阳明。”指出牙痛的病人,应当审其是否恶冷饮而分经以刺之。胃经恶热不恶寒,大肠恶寒不恶热,故不怕冷饮的取足阳明胃经的穴位针刺;怕冷饮的取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。《灵枢·寒热病》篇也说:“臂阳明有人颊遍齿者,名曰大迎,下齿龋取之。臂恶寒补之,不恶寒泻之。足太阳有人颊遍齿者,名曰角孙,上齿龋取之,在鼻与颊前。方

病之时其脉盛,盛则泻之,虚则补之。”提示我们,由于手阳明经入于颊部而遍于下齿,故下齿龋痛时,应取该经的某些穴位治疗,臂恶寒的多虚,故用补法;不恶寒的多实,故用泻法。在刚发病的时候,其脉表现充盛,要用泻法,脉虚弱的则用补法。

由此可见,《内经》中对龋齿及牙痛的病因病机已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。认为龋齿的病因是阳明热盛,热盛上扰则牙痛。治疗方法是针刺手阳明或足阳明,并根据其是否怕冷饮,是否臂恶寒,病程长短来选择穴位及手法。这些观点与现在治疗牙痛,常针刺手阳明的合谷穴、足阳明的内庭穴,其思路与方法几乎完全一致。疗效也是肯定的。

《内经》对牙周病也有了一定的认识,认识到牙齿伸长,牙石堆积,牙龈萎缩等牙周病的主要症状。《素问·诊要经终论》篇中有:“少阴终者……齿长而垢。”提示了因为齿龈萎缩而显得齿长而多垢,其病因是足少阴肾经的经脉之气尽的缘故。正如《灵枢·经脉》篇所说:“足少阴气绝……故骨不濡,则肉不能着骨也,骨肉不相亲则肉软却,肉软却故齿长而垢。”这些论述中,“肉软却”、“齿长而垢”生动地描述了现今牙周病的主要症状,而且点明了其病因是足少阴肾的精气亏损。用滋阴补肾法治疗牙周病,在今天的临床实际工作中,仍被广泛应用。

2. 口唇病:口干既是病又是一个症状,《内经》认为口干的病因一是热盛阴竭,二是阳明热盛伤阴。目前口腔科临床上的口干综合征,与《内经》所说的口干当然不尽相同。但其中一部分病例,按照上面的论述,采用清热益阴、滋补肝肾的方法,确有疗效。《灵枢·杂病》篇中记载:“噤干,口中热如胶,取足少阴”。文中描述的咽干,口中觉热,津唾稠粘如胶的症状,与口干综合征的症状也是极其相似的。

《灵枢·经脉》篇载:“肝足厥阴之脉……环阴器……连目系……其支者……下颊里环唇内。”后世根据白塞氏综合征口、眼、生殖器同时发病的特点,认为与肝经走向相吻合,推断本病与肝经有关,从肝论治,取得了较好效果。

口疮是口腔科的常见病之一。《内经》中出现的“口疮”病名一直沿用至今。对其病因病机《素问·气交变大论》中有精辟的论述：“岁金不及，炎火乃行……民病口疮。”说是说金运不及之年，则金所不胜的火炎之气反而大行，人们易患口疮。从而明确了口疮属于热盛肌腐之证。今多认为“口疮”属火，有虚火实火之别，治疗中分别采取清热泄火与滋阴清热降火之法，疗效也是肯定的。

口糜是口腔糜烂之证的总称。《素问·气厥论》载有：“膀胱移热于小肠，鬲肠不便，上为口糜”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也有：“少阳之复，大热将至……火气内发，上为口糜。”上述论述中认为口糜的病因是膀胱之热邪移传于小肠，热邪闭塞则大便不通，其热上蒸则口腔糜烂，或当少阳相火为复气时，大热将行，火气发于内，上炎为口腔糜烂。这些论述对口糜的辨证，仍有指导意义。

口苦多为伴随症状，也有以主证来就诊者。《内经》多处记载了口苦，认为多为肝胆有热，胆气上溢之故。《素问·奇病论》中有：“有病口苦……此人者，数谋虑不决，故胆虚气上溢而口为之苦，治之以胆俞募。”“肝气热，则胆泄口苦，筋膜干。”《灵枢·胀论》：“胆胀者，胁下痛胀，口中苦，善太息。”《灵枢·邪气脏腑病形》篇有：“胆病者，善太息，口苦，呕宿汁。”这些论述不仅指出了口苦的病因病机，而且描述了他伴随症状。根据这些观点，现代多用龙胆泻肝汤以清泄肝胆湿热，或以小柴胡汤和解少阳，或以黄连温胆汤化痰清热，疗效显著。

关于口甜的记载，见于《素问·奇病论》“有病口甘者……此五气上溢也，名曰脾瘅。夫五味入口，藏于胃，脾为之行其精气，津液在脾，故令人口甘也……治之以兰，除陈气也。”兰即兰草，即佩兰，取其芳香清化之性，以化脾蕴之湿热，近代多用泻黄散加减，两者的治疗大法是相同的。

口喎即口歪，亦称口僻。《灵枢·经脉》篇说：“胃足阳明之脉……是主血所生病者……

口喎唇疹。”唇疹即口唇的溃疡。《灵枢·经脉》篇也说：“足阳明之筋……其病……卒口僻……颊筋有寒，则急引颊移口。有热则筋弛纵缓，不胜收故僻。”说明口喎的病因是足阳明胃之筋脉拘挛。因此治该病，多针刺足阳明胃经的颊车、大迎、地仓，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等穴。

有些口唇病，如唇炎、糜烂型扁平苔藓、慢性盘状红斑狼疮等表现为口唇的肿胀、水疱、糜烂、渗出等，根据《灵枢·五阅五使》篇“口唇者，脾之官也”和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“诸湿肿满，皆属于脾”的论述，临床辨证多与脾有关，从脾入手治疗，每多奏效。

3、舌病：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指出：“诸痛痒疮，皆属于心。”根据心开窍于舌的理论，近代对舌部的口疮，多从心火论治。据现代医学研究，确有部分复发性溃疡，特别是舌尖部的溃疡，确实与精神因素有关。

舌强指舌本强硬，转动不灵活，言语不清，《内经》多认为属肝脾之病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说：“厥阴司天，风淫所胜……民病……舌本强。”《灵枢·经脉》篇说：“脾足太阴之脉……是动则舌本强，食则呕。”

舌卷指舌体卷曲回缩。本证初见于《内经》，认为是心肝二经病变所致。《灵枢·五阅五使》篇有：“心病者，舌卷短。”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有“心脉搏坚而长，当病舌卷不能言”。《素问·诊要经论》有：“厥阴终者……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”。

舌纵指舌体伸长吐出口外，回缩困难或不能回缩，流涎不止者。初见于《灵枢·寒热病》篇：“舌纵涎下烦惋，取足少阴”。认为本病是肾阴不足。

啮舌乃不由自主的咬舌头，发病时多神识昏糊，并非指常人偶尔咬舌而言。最初见于《灵枢·口问》篇：“人之自啮舌者……此厥逆走上，脉气壅至也。少阴气至则啮舌。”认为本病是少阴之气厥逆所致。

上述有关舌病的记载，有的作为伴随症状而出现，有的在现今临床中应用价值不大，但于口腔的辨证方面，提示了思路和方法。